四庫全書

史部

行水金鑑卷二十五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河水

明世宗嘉靖二十年四月闕以漕渠水涸遣太常官往祭河淮諸神　五月丁亥命兵部右侍郎王以旂督理河道　九月壬子詔復河道都御史郭持平俸及管河郎中郭應奎等原職先是持平降俸三級應奎降職

一級至是河通特復之從都御史王以旂言也明世宗實録

以旂字士招江寧人正徳六年進士歴南右都御史

嘉靖二十年黄河東決於大清口南竭四十里淮安府志

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又鑿野雞岡上流李景髙等口支河三導河東注以濟二洪明會典

六月癸丑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楊本深趙繼本奏黄河豚繼口李景髙口扈運口俱已疏濬徐吕二洪水勢通行糧運無阻上覽奏嘉悅詔加督治漕河兵部右侍郎王以旂俸一級總理

河道都御史郭持平為工部右侍郎仍管理河道陞管河郎中郭應奎等七員各一級員外郎封祖裔等一十五員俸一級餘俱賞賚有差明世宗實録

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二月丙子工部請加總理河道尚書周用憲職庶便行事上以祖宗時治河官原無兼職已之明世宗實録

周用疏云今黄河每歲冬春之時自西北演迤而來固亦未見大害逮乎夏秋霖潦時至吐洩不及震盪

衝激於斯為甚考之前代傳記黄河徙決於夏月者十之六七秋月者十之四五冬月葢無幾焉此其證也夫以數千里之黄河挾五六月之霖潦建瓴而下乃僅以河南開封府蘭陽縣以南之渦河與直隸徐州沛縣百數里之間拘而委之於淮其不至於横流潰決者實儌萬一之幸也夫今之黄河古之黄河也其自陜西西寧至山西河津所謂積石龍門合涇渭汭漆沮汾沁及伊洛瀍澗諸名川之水與納每歲五

六月之霖潦古與今亦無少異然黄河所以有徙決之變者無他特以未入於海霖潦無所容也溝洫之為用説者曰備旱潦而已其用以備旱潦者容水而已故自溝洫至於海其為容水一也夫天下之水莫大於河天下有溝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黄河何所不容天下皆修溝洫天下皆治水之人黄河何所不治水無不治則荒田何所不墾一舉而興天下之大利平天下之大患矣康濟論

用字行之吳江人弘治十五年進士嘉靖中工刑二部尚書致仕久之以工部尚書起督河道數月改漕運未上召拜左都御史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恭肅明史稿

嘉靖癸夘二十二年王湛泉與齡為文選郎中起用周恭肅公以工部尚書總理河道忌王清勁者倡言河道無用尚書故事王以問余余曰永樂初開會通河尚書宋禮實始其事李西涯詩所謂幾度會通河上過

竟無人說宋尚書者是也景泰時河決張秋尚書石璞治之正德中李燧亦以尚書治河嘉靖初江南白茅港之役李充嗣亦尚書也鄭曉今言

嘉靖二十三年小清河決公僉事山東築長隄禦之瀕河居民得無漂溺詔賜金綺王家屏撰兵部侍郎吴嘉會墓志

韓邦奇字汝節朝邑人正德戊辰進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嘉靖二十三年總督河道歷南京刑部尚書山東全河備考　邦奇辛謚恭簡見陜西通志

明世宗嘉靖二十四年由野雞岡決而南至泗州合淮入海遂溢蒙城五河臨淮等縣明會典 十二月甲寅前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天和卒賜祭葬贈少保謚莊襄天和湖廣麻城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巡撫甘肅陜西陞副都御史總理河道工部侍郎改兵部總督三邉軍務拜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尋召入提督團營以疾致仕卒天和宇度弘亮有泛應才凡所敭歷去後必遺跡餘澤為人所稱述至於治水防邉功能尤著在河道嘗手製

乘沙量水等器在陜西嘗造單輪車及防火器三眼鎗等後人皆遵用之明世宗實錄

劉松石人知其花馬池之功而不知其工於治河如閘河之底深淺不同故盈涸難定公於涸時一以棗林閘為準高者窪之低者量留底板閘如一遂為永利湧幢小品

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又決曹縣溢入武城金鄉魚臺單縣漂溺甚衆命總理河道都御史會同南北直隸山

東河南撫按官議築曹縣等處不果明會典

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二月甲申户科給事中陳棐疏陳河道二事一除水患以祛民害謂大江以北地勢平衍一遇霖潦輙被淹没宜放江南水田之法督責長吏時加疏濬通其溝洫使田間溝水盡入於河一減河役以蘇民困謂兩直隸山東河南先年設閘夫河夫堡夫遠者徵銀近者給役以供黄河修築之用今皆積有盈餘而歲徵如故民實不堪宜量為減免待河工興舉銀

力不敷仍舊徵派工部議覆報可　七月丙辰山東曹縣河決城池漂沒人民死者甚衆工科都給事中劉大直劾河道都御史詹瀚等得旨命巡按御史查覈以聞已御史党承賜奏瀚及副使張九敘等隄防失策詔奪瀚俸二月九敘等下御史逮問　十月戊辰提督漕運署都督僉事萬表奏海口新河淤淺請調順天永平二府及通州衛所軍民夫役挑濬工部覆奏從之明世宗實録

萬氏表云黃河自野雞岡而下分為二股其自東南

渦河而行者則為河身其自孫繼口出徐州小浮橋者則為支流然皆併合於淮以入海是故黄河入海舍淮無他道也如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黄河改流愚則曰非也夫河流遷改宜必有漫溢之處計今水道惟渦河孫繼口耳今孫繼口之出徐州者既淤則當泛溢於東南之渦河而渦河之水迄今亦微至可截以壩也斷可識矣蓋自清河以至徐沛地勢隆擁節節高一節如往年黄河盛溢之時則

上漫濟寧其魯橋諸閘皆為淹沒而淮水亦幾浸城後水勢少降則自魚臺以出谷亭再降則由飛雲橋以出沛縣而淮水亦以次漸小又降而出徐州小浮橋則淮水亦漸平矣近年黄河之水日微故小浮橋之水淤塞宿遷桃源二小河亦塞今淮安河口合流入海之處可以褰裳而涉也此徐水之通塞實本於黄河之贏縮豈關於河之改流哉續文獻通考

明世宗嘉靖二十七年正月癸未總理河道都御史詹

瀚以河決曹縣及金鄉魚臺定陶城武等處奏乞於趙皮寨等處多穿支河修築隄岸以捍水患詔可 明世宗實録

公視河道曰利不當與水爭智不當與水鬭汲汲惟枝河是開長隄是防其見於一政體明職守重運道諸疏可考也偶盜起曹單勢甚猖獗公掣河夫與之格鬭叱當事者至則先已撲滅矣其事不避難如此

陞刑部右侍郎 趙鏜撰刑部左侍郎燕峰詹公墓志

按公名瀚字汝約玉山人正德辛未進士

胡松之為河道也前使詹瀚以河決議開趙皮寨支河殺水勢公謂開趙皮不如孫家渡近省可十倍詹時佐司寇力沮之而其督漕時以淮安新城據河衝時時潰版築公謂河不易抗宜徙而疏入海亦以遷去弗果然代公者後先卒用公議以濟他所創轉漕法洗清江浦宿蠹著為絜令王世貞撰工部尚書承菴胡公行狀　按松字茂卿績谿人正德甲戌進士

二十七年公總督漕運時河流忽東南注淮市廛幾

大決議者以為必上聞公曰民危在旦夕而循故事待報此於避形迹為善非任事之體亟下令就決所築隄實土於破舟沉之旋壓以石水勢亦漸緩凡若干月費若干而隄成闊若干丈淮人賴之立碑於鎮河下以紀功德呂本撰工部左侍郎龔公墓志　按公名輝字實卿紹興人嘉靖癸未進士

方鈍字仲敏巴陵人正德辛巳進士累官至户部尚書卒贈宫保謚簡肅湖廣通志　山東全河備考載鈍督河在嘉靖二十八年鈍誤

作純

明世宗嘉靖二十八年正月辛卯御史陳其學疏請久任漕河都御史從之時韓士英胡松皆不逾月而罷故其學云然 明世宗實録

是年公為河南左參政時河決為患至不可禦公親歷決所授吏成法所費不踰萬緡而隄固河寧民無墊溺 南刑部尚書馮公家狀 按公名岳字望之慈谿人嘉靖丙戌進士

汪宗元字子元崇陽人嘉靖已丑進士歷副都御史

督理河道漕流以通嚴嵩嫌其不附已罷爲福建叅政歷通政使致仕湖廣通志　山東全河備考載宗元督河在嘉靖二十九年

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六月癸卯命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何鼇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明世宗實録　鼇字巨卿山陰人正德丁丑進士歷刑部尚書

明世宗嘉靖三十年七月己亥漕運都御史應檟奏先年黄河入海之道疏通無滯故開清河口通黄河之流以濟運道今黄河入海下流如澗口安東等處俱漲塞

河流壅而漸高瀉入清河口泥沙停淤屢浚屢塞兹欲使黄河之水不入清河口須鑿濶口以决壅滯疏支河以殺水勢工力浩繁未敢輕議勘得三里溝在淮河下流黄河未合之上淮水清多濁少議者未宜閉清河口開三里溝至通濟橋使船由三里溝出淮河達黄河且道里甚近工費不多欲除河患無以易此疏下工部議覆奏從之明世宗實録

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三月甲午改總督河道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連鑛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　已亥陞河南左布政使曾鈞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

八月乙未河決徐州自徐州房村至邳州新安等處運道淤阻五十里御史黄國用以聞詔督河漕大臣先議通運船以次塞決疏淺并條列利獘具奏　十月壬申以河決免徵安東縣馬　十二月壬子河道都御史曾鈞奏上治河方略自房村集至雙溝曲頭諸處當浚自徐髙廟至邳州沂河諸處當築隄約工費當用銀十一

萬三千餘兩有奇乞發淮揚餘鹽幷鄰省事例銀兩協濟其諸省解京掠剩河道及南直隸贓罰等銀亦宜暫留以助大工工部覆議上曰河患異常所在有司漫不經心姑記罪俟處鈞所請修浚銀兩俱依擬仍令會同漕運都御史連鑛以實舉行自後河道錢糧別衙門不許擅自動支明世宗實錄是年又決房村至曲頭集凡決四處淤四十餘里命官濬之役夫五萬餘三閱月而成明會典鑛字伯全永寧人嘉靖丙戌進士

曾鈞字廷和進賢人嘉靖十一年進士三十一年以副都御史總理河道徐邳等十七州縣連被水患帝憂之趣上方略鈞請濬劉伶臺至赤晏廟八十里築草灣老黃河口增尚家堰長隄繕新莊築舊牐閱數月成進工部右侍郎治河四年入為南京刑部右侍郎明史

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正月戊寅朔遣刑部左侍郎吳鵬賑徐邳等州先是大學士嚴嵩等疏言徐邳等十七

州縣連被水患饑民甚衆而剽刼吏不能禁恐生他變
乞命户部給發餘鹽銀兩及徐淮等倉存留糧米選差
大臣出賑仍令工部行廵撫及河道官急將黄河下流
設法疏濬令水歸故道百姓有室廬田可依得以安堵
上命河道都御史曾鈞漕運都御史連鑛作速勘處以
聞至是鈞等奏謂劉伶臺至赤晏廟凡八十里乃黄河
下流頃為淤沙壅塞以致奔潰此其疏濬所最先者次
則草灣老黄河口衝決淹没安東一縣亦當急築既成

之後宜築長隄磯觜以備衝擊又三里溝新河口比舊口水高六尺若開舊口雖有沙淤之患而為害稍輕若開新口未免淹沒之虞而漕舟頗便宜將新口暫閉建置閘座及將高家堰增築長隄原建新莊等閘加石修砌以遏横流但挑築工料計用銀十三萬九百餘兩乞發淮揚滸墅二鈔關并蕪杭二抽分銀兩解用工部覆議從之已命發淮徐食米麥四萬石運司餘鹽銀五萬兩遣刑部左侍郎吳鵬往賑之　二月辛酉大學士嚴

嵩李本言頃徐邳水患挑濬幾成一夕水湧旋淤前功盡棄其或湧或淤若有神使請遣太常官齎香帛往授各巡撫官祭大河泰山沂山金龍廟等神從之　閏三月辛酉刑部左侍郎兼僉都御史吳鵬河道都御史曾鈞等奏言黃河自古為患其治之之術不過疏濬塞三法而已比年淮徐水患議者謂海口積沙壅閼下流所致今臣親歷其地販鬻之舟往來無滯乃知積沙之說出自傳聞無容議矣惟草灣老黃河口劉伶臺宜挑浚

築塞使水復故道不致横潰三里溝新開河口迎納泗水清流可以避黄河之衝墊宜創建閘座以時啓閉但工費不貲乞於常鎮二府糧銀數内量給接濟臣又惟黄河西來萬餘里匯納百川古疏九河以殺之猶莫能支今自河南以下全派經徐出清河滙淮以趨於海而無所分其流益壯其勢益決徐邳一帶頻年衝潰湮淤之患皆上源少分殺之故也宜於徐州上流至河南開封等處地方相度舊道擇其便利者疏濬支河一二處

以分殺水勢爲永圖之利疏入詔如議惟分殺黄河上流令鵬鈞會同河南撫按官勘處以聞明世宗實録

是年夏四月遣侍郎吴鵬來視趙皮寨孫家渡二支河初河決曹縣都御史詹瀚欲殺水勢乃上疏請開趙皮寨之支河計役夫八萬有竒明年都御史胡松上疏請開孫家渡之支河計役夫六萬有竒二疏俱下河南山東撫按藩臬臣議之河南通志

是年黄水衝草灣河時通時塞淮安府志

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正月丙辰工部尚書吴鵬奏邇者黄河衝決飛雲橋於是昭陽湖水櫃淤為平阜今與運河無涉櫃外餘田四百九十餘頃悉召民佃種人授田五十畝每畝徴銀三分以備河道之用日後或於河渠有濟仍退還官其馬場南旺安山等三湖水櫃不在此例　十月辛未改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曽鈞為南京刑部右侍郎　庚辰陞大理寺左少卿胡植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明世宗實

録　楨字立之南昌人嘉靖乙未進士前後兩任總河

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四月戊戌以孫應奎為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明世宗實録　應奎字文卿餘姚人嘉靖己丑進士

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九月丙子陞陜西左布政使王廷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明世宗實録　廷字子正南充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南京户部右侍郎左都御史卒謚恭節

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淤新集趨叚家口析為六支入運河又由碭山趨郭貫樓析為五支出小浮橋會徐州

洪明會典

是年新集淤七月忽向東北衝成大河而新集河由曹縣循夏邑丁家道司家道出蕭縣薊門由小浮橋入洪七月淤凡二百五十餘里趨東北叚家口析為六股曰大溜溝小溜溝秦溝濁河胭脂溝飛雲橋俱由運河至徐洪又分一股由碭山堅城集下郭貫樓又析五小股為龍溝母河梁樓溝楊氏溝胡店溝亦由小浮橋會徐洪河分為十一流遂淤然分多則勢

弱勢弱則併淤之機也河防一覽

是年河北徙新集淤而為陸二百五十餘里視故道高三丈有奇河分流弱離為十一河南山東徐邳皆苦之明紀事本末

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二月甲辰河南巡撫章煥言汴城以河為帶其初河從西來勢本東流數十年間南岸傾頹北岸淤塞漸成橫溢宜於翟家口大開河口以殺其勢別挑支河培築隄岸以圖永久請差部臣經略詔

行其議部臣止勿遣明世宗實録

嘉靖三十八年公巡撫河南先是河決逼汴城周藩上言龍卯示變水災異常不即改復患且滋甚詔下所司集議大役且興屬公至源委堙決所繇乃決策曰因勢利導修塞足矣改復何為於是條上利便上可其奏民不勞而河卒還故道都察院左都御史臨溪張公墓志　公名永明字鍾誠號臨溪烏程人嘉靖乙未進士

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三月壬午陞南京太僕寺卿林

應亮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　十月乙巳起服闋總理河道右僉都御史胡植仍總理河道明世宗實録

應亮字熙載侯官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南京户部右侍郎

明世宗嘉靖四十年四月戊戌命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胡植回院協理　丁未陞右侍郎光禄寺卿孫植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　十一月甲寅陞總理河道右僉都御史孫植為南京大理寺卿　十二月丁卯陞大理寺左少卿王士翹為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總理河道明世宗實録　植字斯立平湖人嘉靖乙未進士歷南京刑部尚書　士翹字民瞻安福人嘉靖戊戌進士數年以來總河之陞遷席不暇暖亦由於河上之無所事事也

明世宗嘉靖四十二年四月甲寅陞總督河道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士翹為右副都御史提督南京糧儲

乙亥陞提督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吳桂芳為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　九月乙巳陞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桂芳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十月乙未以李遷為工部右侍郎

總理河道明世宗實録　桂芳未任總河即陞兩廣巡撫　李遷字子安新建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歷刑部尚書卒謚恭介遷歷中外三十年不妄取一錢見明史藁

明世宗嘉靖四十三年二月乙巳陞南京户部右侍郎陳堯為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

五月壬子河道僉都御史王士翹罷士翹疏舉方面官至四十五人而考察閒住副使雷夢麟亦以賢能陞任薦給事中趙灼劾其違例市恩士翹坐罷明世宗實録

嘉靖四十三年公總理河道比歲水溢奏蠲江北椿

草河夫通賦三萬緡會黄河由溜溝入漕淤上流數十里費以萬計者二方議興工適河水出飛雲橋淤悉衝去其後淤沛下百二十里大害漕公遣小艇得古廟碑刁陽湖遂引漕舟悉由湖陵城入即河塞漕如期已改刑部右侍郎公始為郎以水部出治清江浦所至審擇便利人至今法之江道昆刑部左侍郎陳公墓志　按公名堯字敬甫通州人嘉靖乙未進士

明世宗嘉靖四十四年五月甲辰山西巡撫萬恭奏山

西河邉東起老牛灣西及河曲與套虜止隔一水先年拒牆而守至嘉靖壬寅總兵官王繼祖始倡打氷之説迄今二十餘年因循不改朔風嚴凝隨打隨結軍士寒苦不支然於防禦終無足恃今如臣計則自險崖逮陰灣至石門為次衝當漸築牆者亦二十里築以三千人三月可完極衝所費不過五千金然後及於次衝則事可漸舉夫守牆則逸而有成打氷則虜常可伺以乘我之敝況昔之虜患以冬春今之虜患以夏秋夏秋水淺

虜褰裳可渡氷何足恃哉此收復河防之大計也山西內邉自刑平而西至於老營堡五百里外以大同為障而虜屢寇節年犯山西率由平虜以西而入者葢自平虜以東則有威遠大同左右五堡等兵馬氣勢聯絡自平虜西至編虜老則四顧荒漠墩堡為墟朔州乃河之西鴈門陽方諸要害之處遂為虜衝烽火傳報俱不以時至此剥牀及膚患也今如臣計則自老營東二十里為賈家屹屹又東二十里為乃河又東二十一里為顧

家堡又東二十里為平虜衛廢堡悉在急宜修舉每堡設軍五百人每五里為立一墩軍勢相連火烽相接遠續大同之手足近復朔州之膏腴東接平虜之血脈南固陽方之門户北明三關之耳目西通老營之咽喉此修復邊防之大計也以上二計臣任其必可行而工費亦不必取之内帑河牆之費則括諸司贓罰乃河之費則改班軍折糧庶幾一勞永逸禦虜之策無出於此疏入詔先從其河防事命與工修築乃河事宜仍會同大

同撫臣詳議行　庚戌改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陳堯為刑部右侍郎　丙辰陞右僉都御史孫慎為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　七月癸卯河決沛縣等處運道淤塞百餘里　八月癸未改南京刑部尚書朱衡為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及漕運事務　辛卯以徐邳河淤命總理河道尚書朱衡祭告大河東岳等神　十月丙子命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慎回籍候用時河患方亟被命遷延不即赴任都給事

中王元春疏劾之故有是命　十一月甲午朔總理河道漕運工部尚書朱衡劾奏管理曹濮副使柴淶怠緩不任事宜從調處并乞申飭河道漕運二臣協心共濟毋分彼此仍行各濱河巡撫駐劄近地以便咨確且親督所屬共圖成績詔從之　已亥陞大理寺左少卿潘季馴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明世宗實錄　是年郭貫樓淤遂決華山出飛雲橋截沛以入昭陽湖北泛湖陵城孟陽泊至穀亭南溢於徐命官往治乃接六年所

鑿故跡役夫浚之為南陽新河又疏舊河自留城至境山又隄馬家橋逷河流出飛雲橋者使盡歸秦溝魚沛横流始絶惟茶城時有淺阻明會典

是年七月河水大淤全河南逺沛縣戚山入秦溝北逺豐縣華山漫入秦溝接大小溜溝泛濫入運河至湖陵城口漫散湖陂從沙河至二洪八月工部尚書朱衡乃請開都御史盛應期原議新河自南陽至留城僉都御史潘季馴請接浚留城舊河并力挑浚八

閲月而成河防一覽
先是四十三年上六股皆淤而統會於泰溝廹四十四年水汎異常決新集塞龐家屯向東又出飛雲橋漫成巨浸迤而南注由秦溝直射茶城而經徐入淮矣蕭縣志

行水金鑑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二十六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河水

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六月癸酉河決馬家橋等處新隄總理河道尚書朱衡都御史潘季馴以聞工部議覆請令衡等亟為經理仍及水盛之時親詣黃河上流督率有司視某處故道可復某處新河可開務圖上策以

弭後患從之　十一月壬午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以憂去吏部言治河尚書朱衡心計精明足當大任今河業已有緒宜即以河道事使衡兼之待其遷轉之日仍舊復設河道都御史報可明世宗實録

是年黄河復決沛縣飛雲橋二三等鋪東流衝運河亦由湖陵城口入湖坡平地水盈丈許上下百里漕渠無迹九月馬家橋隄成障水使之南趨秦溝冬沛縣水斷流續文獻通考

時河盡北徙決沛之飛雲橋横截逆流東行踰漕入昭陽湖泛濫而東平地水丈餘散漫徐州從沙河至二洪浩渺無際而河變極矣明紀事本末

乙丑公以久次擢南京刑部尚書會河決徐方運道湮塞上憂之改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河漕公日夜馳至徐方率四部人吏行視河所決道漲為平陸浚之沙隨水壅淖不可足其旁横流汗漫舟行樹杪力無所施則下令吏民父老有能以河事獻者

立召見口對久乃得新渠規度焉于慎行作鎮山朱公行狀　公名衡字士南萬安人嘉靖壬辰進士新渠詳見運河公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乙丑河決沛縣破三沽閘漕道為梗議者言欲徙閘夏鎮從南陽至留城出茶城口就高卭避漫流便天子以為然命大司空衡督理以公副公分工受事躬行畚鍤閒十旬竣事省原估三之一尋丁內艱河工成詔褒録公晉右副都御史申時行撰宮保尚書潘公季馴傳

黄決沛縣之飛雲橋穀亭沙河留城境山一帶河渠盡塞公遡流而西問故道於土老篙師喟然歎曰漢瓠子之役沉璧投馬不過曰復江南舊跡而已其後賈魯亦一切以復故為主宜仍三沽故道便而夏鎮業有成議遂躬行督相不三旬告成王錫爵撰印川潘公墓志

乙丑補工科給事中先是河決曹縣防河使者疏請開趙皮寨孫家渡以殺水勢特遣侍郎吳鵬都御史曾鈞董其役公上書極陳關係祖陵周藩至急乃不

果開至是當事者仍議徐沛運道淤平宜亟開汴河以疏黃水漫流公援證往事反覆辨其不可大略謂汴河肇開自隋下通宿泗而達廣陵數百年來湮沒殆盡即欲開鑿糜費不貲使開之水即行勢必南走泗州寢園可虞使開之水不至匪徒無益誤奪時日運道之治反後已時踰其言開汴之議竟寢晉尚寶司少卿程紹作徐公傳 按公名自得雍丘人嘉靖辛丑進士

明穆宗隆慶元年正月甲申先是河決沛縣議者請修

復運河故道乃勘議新集郭貫樓等處上源已而總理河道尚書朱衡言古之治河惟欲避害而今之治河又欲資其利故河流出境山以北則閘河淤出徐州以南則二洪涸惟出自境山至徐州小浮橋四十餘里間乃兩利而無害自黄河横流碭山郭貫樓支河皆已淤塞改從華山分為南北二支南出秦溝正在境山以南五里許此誠運河之利也惟北出沛縣西及飛雲橋逆上魚臺為患甚大聖慈不忍沛縣魚臺之民横罹水災奉

拳欲開故道臣等仰體聖心亦有勘議上源之請但考之地形參之輿論其不可者有五自新集至兩河口皆平原高阜無寸尺故道可因即欲濬深無異穿井郭貫樓至龍溝一帶頗有河形又係新淤無可駐足譬諸取飴於罌隨取隨滿其不可一也黄河所經鮮不為患由新集則商虞夏邑受之由郭貫樓則蕭碭受之今改復故道則魚沛之禍復移蕭碭其不可二也黄河西注華山勢若建瓴又無涯涘欲從中鑿渠挽水南向必當築

壩橫截過其東奔於狂瀾巨浸之中築數里之壩為力甚難其不可三也役夫三十三萬曠日持久勞民於既疲之餘徼功於難必之地騷動三省其不可四也大役踵興工費以數百萬計匱乏之後措置無策一有不繼前功盡隳其不可五也臣以為上源之議可罷惟開廣秦溝使下流通行修築南長隄以防奔潰可以甦魚沛昏墊之民工部請從衡議上曰可　二月甲午總理河道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朱衡奉詔自陳乞休

不允　十一月丁卯陞刑部浙江司郎中方良曙為河南按察使副使治河明穆宗實錄

明穆宗隆慶二年六月乙酉總理河道漕運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衡以疾乞休不允　九月已已命總河尚書朱衡回部　庚午起服闋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翁大立以原職總理河道　十月戊戌詔以兩淮運司挑河銀三千兩發徐吕二洪協濟河夫之費從總理屯鹽都御史龎尚鵬奏也明穆宗實錄

明穆宗隆慶三年二月庚子總河都御史翁大立奏言國家張官置吏為治河計至詳密矣然往往能收臨患焦爛之功而未有先事徙薪之策以懲怠擊惰之法大疎也稽之律令凡失時不修隄防者罪止笞杖是以當事者率漫然視之請自今更令隄防不効者府佐及州縣正官俱以差降級并管河副使與職專守廵者俱治罪工部覆行其言因陳漕渠視黃河以為通塞黃河變遷自古不常乞并敕大立及時疏濬下流建築遥隄以

備之報可　七月壬午河決沛縣自考城虞城曹單豐沛抵徐俱罹其害漂没田廬不可勝數漕舟二千餘皆阻邳州不得進總理河道都御史翁大立以聞工部尚書朱衡覆奏茶城淤塞宜俟水退乃可疏濬獨徐沛災民流移困苦宜令戸部亟議賑濟以安人心戸部覆如衡言請以淮揚商税及撫按贓贖備賑倉糧賑䘏貧民仍敕河道諸臣設法疏濬支渠或置船盤剥勿令漕舟阻滯上是之　庚寅工科都給事中嚴用和言黄河再

溢震蕩徐沛運道為梗宜飭所司塞決口挑濬淤沙以紓目前之急其治河經久之策宜行河道及撫按官悉心計處於是工部言今河流稍平漕舟以次而進其諸隄堰閘壩可以漸修無足為慮惟沛縣黄水之横溢倏去倏來則民命不堪秦濁河口之淤沙隨疏隨壅則運道終阻誠宜及時講求為一勞永逸之計然臣以為黄河為患自周漢至今未有能久治而不決之術要在因勢利導隨敝修補而已今沛縣東隄已完而縣城南至

境山西隄未及舉修宜亟加興築以遏沛河之溢其秦
濁二河易淤難疏宜於梁山之南別開一渠遠避黃水
以免沙淤之患計無便於此者至欲多開故道以殺河
勢則臣以為不可夫漢武力罷於瓠子之工宋人禍基
於回河之役即嘉靖中開濬孫家渡等處費出不貲旋
即壅塞未有能出奇策使河受約束者也上是其言
己亥總河翁大立奏洪水為患在北則廣大河間在南
則淮揚徐沛在河南則開歸彰衛在山東則兖濟東昌

人民嗸嗸愁苦萬狀宜令戶部轉行漕司以最後漕糧收貯徐州廣運倉平價出糶以救災民及他州郡咸議蠲䘏則可以活數百萬之命時工科都給事中嚴用和亦以為言戶部覆請留漕糧三萬石賑濟工部請行河道諸臣及時繕修隄閘壩堰其茶城西岸曹單河隄以屬大立南直隸淮河口等處山東臨清德州等處河南虞城夏邑等處決口屬各廵撫經理務刻期竣事上皆從之　八月丁巳總理河道都御史翁大立請發河南

山東淮揚河夫椿草銀一萬兩預糴粟麥貯之倉庾以備明年河工及賑濟之用從之　庚申以洪水為患命總河翁大立祭大河大濟之神巡撫鳳陽侍郎趙孔昭祭大江大淮之神　九月丙子總河翁大立言陛下念瀕河之民重罹水災特下蠲租之令更發內帑以賑之不勝大幸顧閭閻窮苦之狀宮禁邃遠有不盡見聞者臣謹繪圖十二以獻一曰水次兌軍二曰漕河築隄三曰黃河驟漲四曰昏夜守隄五曰糧船過洪六曰黃河

捲埽七曰茶城撈淺八曰洪水衝城九曰風雨異常十曰海潮嘯溢十一曰災民避水十二曰糧船漂沒險阻艱難備載之矣陛下惠然省覽知大官之膳餼皆軍民膏血必有惻然傷之者且今時事可深慮者五東南財賦之藪而江海泛溢粒米不登鞭撻雖加徒隕民命此京儲可慮一也邊鎮關隘洪水衝激墩堡傾頹何恃以守此外患可慮二也直隸山東河南皆股肱之郡霖雨既久城郭不完積貯空虛振貸無策卒有寇盜何以備

之此内地可慮三也海徼之間颶風鼓浪兵船戰士悉被漂沉此海防可慮四也淮浙産鹽之場鹹泥盡衝圍竈盡廢此國課可慮五也願陛下以此五患十二圖名公卿輔弼之臣與共計之求所以消弭變異者無為文具上以圖留覽下其章於所司明穆宗實録

是年七月河水溢自清河抵淮安城西淤者三十餘里決方信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隄崩壊山東莒郯諸處水溢從沂河直河入邳州人民溺焉

是年黄河及南直隸山東河南俱大漲秋復海嘯徐邳豐沛一望無際尚書朱衡開回回墓河上通昭陽湖湖陵城河口以洩坡水凡二千六百餘丈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奏開鴻溝廢渠自昭陽湖中以達鴻溝自鴻溝以達李家口自李家口以達回回墓而東出留城閘河計長六十餘里壓民田數千頃三閘月告成滕沛利之　按沽沛舊河湮塞朱公奏開新河比

舊河從東三十餘里然新河餘流舊河積水猶浸昭陽湖至是開鴻溝廢渠則新舊河俱得宣洩鴻溝廢渠在新河以西昭陽以東乃往年沙薛二水從此以入舊河者自舊河淤而此渠亦淤其半故廢今所開即此南河全考

明穆宗隆慶四年三月丁酉直隸巡按御史張問明奏留蘇松常鎮四府罰贖銀一萬兩濟河工用兼賑饑民許之　四月乙巳以兵科都給事中温純言更命河道

都御史加提督軍務職銜以南直隷之淮揚潁徐北直隷之大名天津河南之睢陳山東之臨沂及添設曹濮道各兵備官屬焉　七月壬辰時山東沙薛汶泗諸水驟溢決仲家淺等處而黄河暴至茶城復淤於是侍郎翁大立言今山水甚盛由梁山之下張孤山之東内花山之西南出戚家港合於黄河宜逐加開濬依山築隄以避秦溝濁河歳歳漲淤之患此所謂因勢而利導不與黄河爭尺寸之地者也工部是其議請令大立督所

司相度舉行從之　癸巳改工部右侍郎翁大立為兵部左侍郎　八月丁酉起原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季馴總理河道提督軍務此再任總河也　九月甲戌河決邳州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運船千餘不得進侍郎翁大立言邇來黄河之患不在河南山東豐沛而專在徐邳故先欲開泇口河以遠河勢開蕭縣河以殺河流者正為浮沙擁聚河面增高為異日慮耳今秋水洊至横溢為災臣以為權宜之計在棄故道而

就新衝經久之策在開泇河以避洪水議無出此兩者惟上決擇於是都給事中龍光御史孫裔興等皆以為言請罰治河道諸臣責以後效令及時疏塞以通漕舟工部覆奏往時黄河自劉大夏設官布置而河南之患息自嘉靖初曹單築長隄而山東之患息自近年改成新河而豐沛之患息非必河自順軌由人力勝也今既不能引他水以濟漕而新衝之渠卒未可就惟築塞決口如曩時房村方略則故道宜可通至於泇口之議雖

工費不貲而一勞永逸比歲歲疏鑿費亦自省宜令大立躬自相度條其利害以聞其管河官員俱令戴罪任事俟河通奏請上是之　十月庚申總河侍郎翁大立言臣竊計治邳關阻之策有三一開泇口一就新衝一復故道然三者利害恒相參焉從馬家橋經利國監入泇口出邳州則可以避秦溝河徐河徐吕二洪之險引薛河鴻溝之水灌河水陸通行諸驛遞分司畧可併省而徐邳東鄙之民亦漸復業其便者五然而山水驟發

則須多張水門廣開水櫃利國監多伏石須紆回避之即河已成猶當勞費數年而後可久其為不便者三此開泇口之利害也從曲頭集抵莊官樓河所衝刷久自成渠勞費不多而道理更近且河入睢寧必不南決又無徐邳橫射之患匙頭灣之險而平野築隄可免齧蝕其便者五然曲頭集截河大壩費亦不貲新隄難固水至復決又當廢睢寧一縣併於邳州其為不便者三此就新衝之利害也復故道則二總漕粮得水可濟漕舟

九百有餘即出可以還百年運道可以振業徐州而存睢寧便者四然而百數十里之淤視房村工費尤鉅置沙兩涯勢易崩塞埽灣築隄雖築不固且河流所棄多不能復不便者四此復故道之利害也請以臣三策下工部定議行河道漕司撫按諸臣協同舉事以責成功又言河工以錢糧為本以得人任事為要復條上計處工費借留漕銀議留漕米查理船税起調夫役選用官員獎勵才賢監督工程八事疏下工部仍請復故道以

濟目前之急其開鑿泇口之議令大立熟計以聞無持兩可其所陳八事多可采用上皆允行　十一月癸亥工部郎中張純議以徐呂二洪之間漸成填淤河隄寖薄假令來年水溢必有衝決之患請自徐邳至淮繕治兩涯增高倍薄仍築遥堤以防不測工部是其議請命都御史潘季馴勘詳以聞已而季馴言築隄之法有二近者所以東湍悍之流遠者所以待衝決之患皆為上策顧工費不貲動以巨萬當此財殫力疲之會安所措

其手足耶宜以見築縷水壩增益髙厚曲加保護姑為目前之計從之　十二月乙未總督漕運户部左侍郎趙孔昭上疏自劾孔昭已得旨還部而代者未至會河決運阻乃引罪乞罷不許　壬子户部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奏請量留漕糧三萬石漕庫銀一萬二千兩以河工船税銀抵還太倉其舊任河道都御史令陞兵部侍郎翁大立業已交代難復行事宜令赴京供職明穆宗實録

是年又決邳州注睢寧出小河口自曹家口至直河淤

百餘里命官濬之復故渠盡塞諸決口明會典

是年七月黄河暴漲決縣治之曲頭集王家口馬家淺等處淤墊一百餘里俱為平陸睢寧縣志

庚午河稍南徙決睢寧瀦其陸百五十里皆為平野公復以故節來涖事而廢址盡復其所浚築深厚再倍於故河而費半之出官民之舟於積淤者以萬數王錫爵撰潘公季馴墓志

公塞決時滛雨連旬水驟至幾没公趾不為避萬衆

野處公往來拊慰不憚劬勞嘗乘小艇行河風雷大作震撼波濤中幾覆絓樹杪乃脱父老神之爲潘公再生識其處申時行撰潘公季馴傳

明穆宗隆慶五年三月乙亥以河工免山東布政司及淮揚徐潁三道各派夫人户雜繇一年從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奏也　四月甲午河復决邳州自曲頭集至王家口新隄多壞　五月丙戌總河都御史潘季馴議保邳河新隄條陳分委監督議委官員議處人夫議設鋪

舍預備物料五事工部覆請從之　八月辛丑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陳大賓卒賜祭葬如例

壬寅命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速治呂梁雙溝決隄

八月己酉工部尚書朱衡言國家初置漕運悉資泉流自景泰以後黄河入運奪漕為河緣是河身浸廣淤沙歲積不得不藉黄河以行故今徐邳之漕河即黄河也歷考往代河趨濟博則決曹單魚沛而沽頭上下諸閘盡廢趨邳遷則決野雞岡口下亳泗而徐呂二洪

頓涸令沛邑新河既成縱決曹魚可保無恙而茶城以
南猶屬黃河非盡斥遠之無以善後乞將議開泇河之
說下諸臣熟計報可　甲寅命禮科左給事中維遵往
邳州等處查勘河工先是總督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奏
邳河工成乞録効勞諸臣上曰今歲漕運比常更遲何
為輙報工完且敘功太濫該部覈實以聞於是尚書朱
衡覆言河道通塞專以糧運遲速為驗非謂築口導流
便可塞責乞遣官就彼覆勘仍命季馴戴罪管事報可

戊午改工部營繕司郎中張純仍為都水司郎中以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言其治河有效特諸久任故也　十月己亥以河南山東大水命工部申飭管河官經理上流河防以備衝決　辛丑先是問刑條例有盜決故決河防之律在河南山東者俱問發充軍而南直隸徐邳一帶罪止徒配至是河道都御史潘季馴言徐邳每歲河決之由河流衝射居十之四而居民盜決居十之六皆以法輕易犯故也請著令自徐邳上下為河

流所經行處凡有貪水利避水患盜決故決河防者一如山東河南例俱發充軍仍增入條例中刑部覆從其議　癸卯命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速治茶城之淤淺者以巡按御史張守約言運船阻塞故也　十二月辛亥罷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同原任漕運都御史陳炌俱冠帶閒住時禮科左給事中雒遵自邳河勘工還為上言運船漂没之故始於漕司鈌船併糧太重故一遇水發相隨而敗又官旗侵冒者多度不能償輙妄

引船壞自解此則漕臣陳炌等之罪也至於王家口初決之時黄水盡從漫坡經流南出小河口藉令季馴稍緩築隄一月則漕船可以盡出漫坡避新生之險乃計不出此反驅舟以就新溜坐視陷没方復騰章報功罪滋大矣令炌雖回籍未盡其辜而季馴尤不宜獨免乞并賜罷工部覆從其言故有是命明穆宗實録

是年八月總督漕運都御史陳炌上疏報邳州河決漕船淹没戸部覆令歳漕船過淮獨早而入閘者十

不及二三雖河流為梗然諸臣怠誤之罪亦不容辭乞遣風力憲臣督視以重國計會科臣宋良佐御史唐錬亦以為言得旨炌與總兵陳王謨參將顧承勲俱停俸戴罪管事命御史張憲翔沿河督趣之續文獻通考

是年河決油房等十一口都御史潘季馴役丁夫五萬開匙頭灣塞十一口築縷隄三萬丈挑淤八十里故道漸復南河全考

是年河決雙溝先是河漲徐州上下茶城至呂梁兩厓東山不得下又不得決至是乃自雙溝而下北決油房曹家青羊諸口南決闞家口曲頭集馬家淺閻家口張擺渡王家白糧淺諸口凡十一枝流既散幹流遂微乃淤自匙頭灣八十里而河變又極矣趙孔昭翁大立前後治之無功議者欲棄幹河而行舟於曲頭集大枝間冬初水落則幹已平沙而枝復阻淺又議棄黃河運而膠河泇河海運分沓莫可歸一於

是即家起都御史潘季馴治之季馴之治水惟求復故道而已乃上言老河故道自新集歷趙家圈出小浮橋安流無患後因河南水患别開一道出小河口本河漸被沙淺嘉靖間河北徙故道遂成陸地臣奉命由夏鎮歷豐沛至崔家口由崔家口歷河南歸德虞城夏邑商丘諸縣至新集則見黄河大勢已直趨潘家口矣父老言去此十餘里自丁家道口以下二百二十里舊河形迹見在可開臣即自潘家口歷丁

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牛黄堌趙家圈至蕭縣一帶皆有河形中間淤平者四分之一河底皆滂沙見水即可衝刷臣以為莫若修而復之河之復其利有五從潘家口出小浮橋則新集迤東河道俱為平陸曹單豐沛永無昏墊一利也河身深廣每歲免泛溢之患虞夏豐沛得以安居二利也河從南行去會通河甚遠閘渠無虞三利也來流既深建瓴之勢導滌自易則徐州以下河身亦因而深刷四利

也小浮橋來流既遠則秦溝可免復衝而茶城永無淤塞之患五利也既報可乃役丁夫五萬開趾頭灣塞十一口大疏八十里故道漸復已而以漕舟壞季馴閒住明紀事本末

明穆宗隆慶六年正月丁卯禮科左給事中雒遵條治運河五事前三條並見運河一自茶城以西至開封府界為黄河之上源南北兩岸長隄多缺北徙則新河有妨南徙則二洪告竭且虞陵寢宜於北岸接築古長隄以遏豐沛之

衡南岸續舊隄以絶南射之路一自清河至安東海口為黄河下流雖有沙洲不足滯礙不必濬導以費工力工部覆奏上皆允行之　戊辰命工部尚書朱衡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經理河工時閱視河道左給事中雒遵言衡當先帝時嘗奉命治河有效當令廷臣可使治水無出衡右者宜暫命總理俟功有次第仍召還視部事部覆從之　辛未工部尚書朱衡疏請修築徐州至宿遷長隄凡三百七十里并繕治豐沛大黄隄從之

丁丑起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萬恭以原官總理河道提督軍務　二月己丑巡按直隸御史張守約陳言治河緩急大略謂全河既復故道修治之策在增築隄岸以束漫流以防奔潰其地勢最下者如徐州青田淺吕梁達曲頭集六十里直河至宿遷小河口七十里皆宜修築大隄工最急自小河口至桃源清河一百四十里宜築縷水隄清河草灣決口宜塞工次之徐州至茶城四十里宜接補小隄茶城而上接曹縣界

北隄二百六十里宜築縷隄工又次之誠量其緩急次第修治使河流直下停淤漫決可免而牽挽可施此治河之較也夫與其開不可必成之新河孰若修治已通之舊河為力甚易與其費數百萬開河孰若以數十萬修河為費甚省疏入工部請從其議上然之　三月辛亥詔祠沿河敕建水神諸廟以工部尚書朱衡請也明穆宗實録

是年河決栲栳灣工部尚書朱衡河道侍郎萬恭題

請創築徐呂起至宿遷縣張林鋪止兩岸隄各長三百七十里又徐州北至茶城築兩岸隄各長三十里漕運都御史王宗沐奏黃河遷徙不常請行河道踏勘凡係陵寢當黃河南岸地方單薄之處務增加防捍以保無虞南河全考

是年七月二十七日黃河驟漲自徐碭至淮揚一夕丈餘下流悉成巨浸清河山陽安東鹽城邳桃宿睢被災尤甚兩淮鹽場各衛所俱同淮安府志

徐邳河決漂没官船八百餘艘上遣給事中雒遵往視還奏河流易治然必大司空往乃可圖也上又以公兼右都御史經理徐邳等河悉心經畫疏汶濟之淺築徐邳之隄塞豐沛之決鐫海門之壅數月告成會穆考升遐山陵工作乃趣召公還部于慎行撰公行狀

行水金鑑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行水金鑑卷二十七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裕德

謄錄監生臣李廷對

行水金鑑卷二十七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河水

明隆慶六年六月戊辰神宗已登極矣輔臣高拱特請工部尚書朱衡解督理河工總督料理山陵事務從之　差江西道御史周于德督理兩淮鹽課兼理河道　七月戊子吏部覆朱衡等守河事宜一議官守一議久任言管

河官員防守修築必經歲月駐信地方便責成新築河隄計長三百七十里每六十里用官一員俱以州判縣簿領之又添設府同知一員與管河通判均分調督如遇有急互相協理其每年修守著有成效者年終薦舉紀録次第遷秩如管河主簿則陞管河縣丞縣丞陞州判州判陞州同州同陞通判其係科目者管河通判則陞同知同知陞僉事遞陞參議副使參政按察使布政使累著成效則直以總理河道大用之久其任則河務愈

精久其官則河臣益勸衡等所陳誠為確論詔行之

甲午工部尚書朱衡言國家治河不過濬淺築隄二策濬淺有漕黄交會之異濬漕黄者或爬或撈或逼水而衝或引水而避此可人力勝者茶城與淮水會則在清河茶城清河之淺無歲不然蓋二水互為勝負黄河水勝則壅沙而淤及其消也淮漕水勝則衝沙而通雖用人力水力居十七八築隄有截水縷水之異截水之隄可施於閘河不可施於黄河蓋黄河負湍悍之性挾川

潦之勢所向何堅不破顧可以一隄當之乃縷水之隄不然河由淮入海運道實資之故於兩岸築隄不使從旁潰溢始得遂其就下入海之性盖以順為治非以人力勝水性故至今百五六十年永賴不變查清河之淺應照茶城例每遇黄河漲落時宅挑河潢導令淮水沖刷則雖遇漲而塞必遇落而通惟清江浦水勢最弱出口處所適與黄河相值比因民船由閘往來不閉遂至沙淤壅塞既有妨運道復貽患淮郡宜於黄水盛發時

閉各閘惟鮮貢船隻聽令經由探有帶入沙淤隨即爬
撈毋使停滯若海口訪自隆慶三年海嘯後壅水倒灌
低窪之地積瀦難洩令前水固已消涸尤宜時加試測
設有沙淤隨即疏浚毋得積塞有誤大計至於築隄黃
河兩岸止是縷水不得以攔截為名報聞　乙未詔均
派兩直隸山東河南河夫於各州縣毋偏累瀕河地方
八月乙卯總理河道兵部右侍郎萬恭巡撫遼東自
陳乞罷不允　十月丁卯吏部覆總理河道萬恭照舊

供職不宜以患病再行陳乞報可　戊辰復歸河南黃河退灘地三百三十頃于杞縣灘地原屬考城永樂間杞人墾荒其税糧隨派于杞後杞姦民避重就輕復報入考城奏告紛紜至是撫按查勘明白乃復歸杞　庚午工科都給事中張文佳言河道國家命脈所關海運方過河運之間道輕重緩急甚為較然顧黃河遷徙不常今河流雖安河道諸臣未可自謂安往年河工報完河患繼報至變起倉卒莫可支持凡以防之不預圖之

不早尚書朱衡之所經略至為詳盡乞敇河道諸臣及時舉行併力殫圖不得指以海運弛意河工疏下工部朱衡亦言漕河自儀眞至張家灣凡二千八百餘里河勢四段不同儀真至清江浦與臨清至張家灣遠隔黄河不闕力惟茶城至臨清則閘諸泉之水為河與黄河相近清河至茶城則黄河即運河也臣故謂茶城以北當防黄河之決而入茶城以南當防黄河之決以出防黄河即所以保運河故自茶城至邳遷髙築兩隄宿

遷至清河盡塞鈌口蓋以防黃水之出則正河必淤昨歲徐邳之患是也自茶城秦溝口至豐沛曹單諸處創築增築以接縷水舊隄蓋以防黃水之入則正河必淤往年曹沛之患是也二處告竣則河深水束無旁決中潰之虞然沛縣窰子頭至秦溝口應築隄七十里接古北隄與徐邳之間隄逼河身應於新隄外別築遥隄譬之重門待暴增纊禦寒此二項工程尤當及時修舉奉詔如議命河臣萬恭經理　己卯戶部奏請開濬榆河

自輦華城達於通州渡口運糧四萬石給長陵等八衛官軍月糧從之　十一月乙未以河工告成賞尚書朱衡侍郎萬恭銀幣及郎中吳自新銀兩有差萬恭言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貢運轉輸全資河道徐州以上河廣則水有所滙而縈迴徐以下則河狹狹則水無所容而泛溢故欲河不為暴莫若令河專而深欲河專而深莫若束水急而驟束水急而驟使由地中舍隄別無策前都御史潘季馴議開一百里故道給事中雒遵議築

三百里長隄人情洶洶謂隄費且無益於河獨荷先皇俞允臣等督司道等官申畫地之約下募夫之令期以九十日而工止六十期以六萬兩而費止三萬隄工遂成河流順軌臣等復念築隄如築邊守隄如守邊又會題設官布夫建鋪編號沿隄修守以此今年黄水大發而三隄竟不敗河卒無虞北運無一水阻南還無一水阻因陳各官勞勩請加敘獎工部覆從之　己酉河道侍郎萬恭奏管隄副使章時鸞築過南隄自蘭陽縣趙

皮寨至虞城縣凌家莊長二百二十九里有竒用工五十萬七千七百四十一工除調撥傜夫外仍募夫一十六萬七百一工支河道銀四千八百二十一兩有竒秋分而起未盡十月而成為照前隄係運道上源先議興築南北並峙若南强北弱則勢必北侵張秋等處可虞北强南弱則勢必南溢徐吕二洪可慮又恐占民膏腴致生咨怨今時鸞督數萬之夫僅七十日竣事接續舊隄既不多損民地鳩集傜役又不多費官銀且隄虞城

以上則上源水有所束得沖刷之宜不隄碭山以下則下流水有所容無泛溢之患治河之策似為長便時鸞原係添設乞敕注實在衙門庶便補報疏下吏部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歷元年正月辛卯河道侍郎萬恭奏先臣工部尚書宋禮開河元勲功在萬世乞照平江伯陳瑄例補給䘏典章下工部覆如恭議詔予禮贈謚廕一孫入監讀書　四月乙卯廕總理河道兵部左侍郎萬恭子

萬允位入監讀書吏部言恭雖經綸未效於行檢無礙
近科臣劉伯燮奏薦起用具見公論故用給繇子廕焉
辛酉工部尚書朱衡覆科臣朱南雍疏言治河之法
杜萌銷患者上次則隨時補獘或築隄岸以防其奔潰
或建閘隄以嚴其蓄洩或導合流以盪其壅滯或探上
源以遏其沖突此外更無奇策今防潰決則徐邳之遥
隄當舉豐河之長隄當加嚴蓄洩則境山之石閘當復
吕孟等湖減水閘當建盪壅滯則茶城之合秦溝清江

口之合淮水當分布官夫大加疏浚遏沖突則武家口
煉城銅瓦廂等處之倒灣當布列夫料預築埽臺河南
山東之太黃隄與縷水南隄當增高厚盜決之禁乞申
飭河道諸臣悉心經理多方區畫務圖經久之計毋恃
目前之安從之　六月甲戌兵科給事中趙思誠奏請
清查河道錢糧催徐淮貧民修挑海口旨下該部　七
月辛巳工部覆給事中趙思誠疏言黃河挾百川萬壑
之勢益以伏秋潢潦之水拔木揚沙排山倒海所向無

堅不破所賴以容納者在海而輸洩之路則海口也海口梗塞一夕則無淮安再夕則無清河無桃源運道沖決傷天下之大計人民昏墊損一方之生靈關係誠不淺小故必疾使之洩其害始息必多為之委其洩始易淮安舊有八口今止存其一委既少則流必緩誠宜早計急圖至於近年河水未嘗加益特因河決之後沖刷未盡淤墊遂積故河身日高隄岸日卑日卑日增終當奚極宜行河道諸臣逐一會勘具題以請上是之

月甲辰河道侍郎萬恭奏今年七月黄河水漲沔池縣張成口至深五丈徐州黄水驟發閱月方始歸漕皆故老所競言未見者因自稱調度機宜合房村口隄一百餘丈正河千里安流通茶城口淤一十餘里回空千艘速出仍開國初以來治河之法及今所探水處淺深以聞疏下工部明神宗實録是年茶城復淤修建境山閘并護房村等處隄岸及築遥隄四又開草灣導河自安東縣後至金城五港入海然泛濫如故曹豐徐沛之間隨塞

隨決明會典

是年河決萬家口決房村續文獻通考

是年河決房村工部題將沛縣窪子頭至秦溝口築隄七十里接古北隄徐邳新隄外別築遥隄而河稍安運道亦利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歷二年正月辛卯工部覆工科給事中吳文佳等題稱茶城為黄漕交會之地其勢必淤而徐邳隄近河深其勢易決乞咨河道侍郎萬恭將茶城并房村

一帶應築應濬事宜作速從實奏報從之　三月丙戌工部覆河道侍郎萬恭議處河漕四事一議疏治茶城淤淺茶城當漕黄之會培築小隄預作小河寛止數丈以為束水之計其夫役取之徐州洪夏鎮督發不必更煩經費一議修浚境山閘座境山舊閘錐探至二丈五尺杳不可尋合相度地形從新創建復自兩邊各築一隄東抵山岡高阜西接黄河縷水長隄水發可閉閘以遏洪流於兩隄之外落可放水以沖積沙於方淤之初

待運盡之日併力興工毋得延遲一議保護房村一帶隄岸徐邳南北兩岸新隄束水中流以防潰決但河形曲直不同急溜埽灣之處伏秋水發不無沖決而房村以上為甚合應正隄一帶大加幫築急溜去處創建遥隄及責田淺以下舊有遥隄者一併加倍高厚但諸臣集議欲於黄鍾集之上分水由符離集出小河口竊恐有並行之河決無兩盛之理萬一全河棄舊奔新經趨符離集則境山上下四百三十里將為陸地嘉靖甲子

之患可鑑也前議亟宜停止一議接窑子頭古隄先年黄河北徙溢入運河為患接築前隄護一時也近自接連縷隄頭通築長隄黄水再無空隙可以北徙前項似可省築惟境山至留城一帶東隄内東河水外障湖波往來牽挽勢必由之見今沖坍數多相應加築其碭山縣陳孟口新沖決口永禁築塞使黄河水發歲歲分洩以圖永利如議行　已亥刑科左給事中鄭岳奏國家借黄河為運道上自茶城下至淮安五百餘里乃茶城

有沖淤之患徐州有淹城之危邳州有淤塞決口之虞稽之歷年可考也臣去年奉差經過淮安正值水發之候民居漂蕩詢之地方父老皆言自嘉靖四十四年五年河水大發淮口出水之際海沙漸淤今則高與山等此沙既壅自淮而上河流不迅泥水愈淤其邳州之淺房村之決呂梁二洪之平茶城倒流之弊皆由此也今不務海口之沙乃於徐沛呂梁地形高處日築隄岸以防水勢桃源宿遷而下聽其所之則水安得不大而民

之為魚未有已時也臣聞之惻然嘗見宋人李公義王
令圖曽獻濬川杷法以圓木八尺横於中以鐵為齒齒
列三行兩端有輪以舟駕之行淺水中舟過則泥去此
古人已試之法試倣而用之能疏淮口横沙而去其最
下之塞則徐淮自無渰溺之虞能疏吕梁積淤而得其
高低之形則茶城自無倒流之患此固言之可采理之
必然者工部覆議咨河道侍郎親詣海口踏勘具奏從
之　四月癸丑總督河道侍郎萬恭回籍聽用　八月

庚午以淮徐揚州等處積雨海嘯河溢損稼漂產各蠲賑有差　九月丁丑工科給事中胡汝欽條議禦災三事一議責成水利道宜令移駐河上仍選委廉能佐貳親歷隄防如各殫心力而水患異常猶從末減不此之務以致沖決者從重參處一議浚築穴口之䟽以殺水勢然必有容水之處斯下流不壅上流不塞否則徒勞民傷財一旦淫雨異常河水陡漲為害更重宜詳察地勢務求永利部覆從之　戊子河南副使章時鸞革職

為民以廵按河南御史褚鈇劾其議築黄河托疾避事也　閏十二月己丑先是議開馬橋至子房新河督理河道傅希摯勘稱上叚則四十里皆水下叚則數十里伏石委難議開惟梁山以下穿羊山出右洪口一帶便於開濬口向東南與黄流頗順并估合用銀二萬四千二百七十餘兩且新舊兩河必有一通可保萬全宜行開築部覆報可明神宗實録

是年決邳州婁兒莊等處決口河南全考

是年決鄒家館續文獻通考

是年秋七月二十四日辰刻微雨入戌風大異雨如注次日夜益猛拔樹撤屋東海大嘯河淮並溢漂蕩山清安鹽等邑官民廬舍一萬二千五百餘間溺死男婦鄭江等一千六百餘口淮安府志

是年河淮並溢漂官民廬舍溺死男婦清河縣志

萬恭字肅卿南昌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歷僉都御史巡撫山西丁艱隆慶六年春給事中劉伯燮薦恭

異才會河決邳州運道大阻已遣尚書朱衡經理復
命恭以故官總理河道恭與衡築長隄北自磨臍溝
迄邳州直河南自離林迄宿遷小河口各延三百七
十里費帑金三萬六十日而成高寶諸湖夏秋氾濫
歲議增隄而水益漲恭緣隄建平水閘二十餘以時
洩蓄專令浚河不復增隄河遂無患恭强毅明達一
時稱才臣治水三年言者劾其不職竟罷歸家居垂
二十年卒明史稿

黄河自宿遷而下河博而流迅治法宜縱之必勿隄宿遷而上河窄而流舒治法宜束之亟隄可也又徐邳水高而岸平泛溢之患在上宜築隄以制其上河南水平而岸高衝刷之患在下宜捲埽以制其下不知者河南以隄治是滅趾崇頂者也徐邳以埽治是摩頂擁踵者也其失策均也　築隄余以唐張仁愿搶築三受降之法築邳宿三百七十里不用翻工舊制即布五萬夫聯絡於三百七十里之中分為信地

編定字號萬杵齊鳴分之則為各段合之則成長隄火爨蓬居不移而具遲速勤惰不令而嚴始以十萬金計終三萬成之便法也　築隄有三禁毋掘房基毋掘古塚毋剗膏腴　淮安隆慶中水萬歷壬申又水或云海口淤宜濬之郡有司為探海口則廣三十里望之無際冬中洲渚微見海中潮長則煙霧波濤極目耳舟從何繫人從何依工從何施且清河之流甚駛海口即淤清河當上行矣古無濬海者有由然

哉而怨淮水罪海口者謬矣　河隄之法有二有截水之隄有縷水之隄截水者遏黄河之性而亂流阻之者也治水者忌之縷水者因河之勢而順流東之者也治水者便之夫水之為性也專則急分則緩而河之為勢也急則通緩則淤若能順其勢之所趨而隄以東之河安得敗唯河欲南而截之使北河欲合而截之使分以逆天地之氣化而反天地之血脈河始多事也已　徐邳順水之隄其始役也衆譁以謂

黃河必不可隄笑之其中也隄成三百七十里以謂河隄必不可守疑之其終也隄鋪星列隄夫珠貫歷隆慶六年萬歷元年運艘行漕中若平地河漲則三百里之隄内束河流外捍民地邳睢之間波濤之地悉秋稼成雲此隄之餘也民大悅衆乃翕然定矣智者覩效於未然衆人定議於覩效諒哉　黃河北徙其北岸西自曹縣原有縷水隄一道長四十里踰豐碭界歷徐州衛地界亦有縷水隄唯曹單之交缺八

十八里餘為之聯隄復聯隄碭山界東引之延袤二百餘里若常山之蛇以北護泰黄隄南遏漫河自是河北絕水患泰黄若崇墉矣余刻石華山之巔以紀之　沿河夫役出之農家徹骨矣猶冀商賈助之也有司者復追之鋪行官價市且散矣濵河蕭條奉旨厲禁四省之苦鋪行者追其牌冊而焚之商賈乃安闤鎮漸復弘正之風而河夫始有裹糧有寧宇矣

河南屬河上源地勢南高北下南岸多强北岸多弱

夫水趨其所下而攻其所弱近有倡南隄之議者是偪河使北也北不能勝必攻河南之銅瓦廂則徑決張秋攻武家壩則徑決魚臺此覆轍也若南攻不過溺民田一季耳是偪之南決之禍小而北決之患深

有隄無夫與無隄同有夫無鋪與無夫同邳徐之隄為每里三鋪每鋪三夫南岸自徐州青田淺起至宿遷小河口而止北岸自呂梁洪城起至邳州直河而止為總管府佐者二為分管信地州縣佐者六南

鋪以千丈編號北鋪以百家姓編號按信地修補隄岸澆灌樹株遇水發各守信地遇水決則管四鋪老人振鑼而呼左老以左夫帥而至右老以右夫帥而至築塞之不勝則二總管以遊夫五百馳而至助之此常山蛇勢之役也　黄河之驟急如風雨智者失其謀勇者失其力唯有桑土之徹而已故勢亟重也語夫則以千計語料則以萬計乃有備無患與防邊同而防河又腹心與防邊四肢之患異今防邊大司

農歲發數百萬而防河則否故隄防稍緩者一年備一年可也若河南陶家店銅瓦廂煉城口宅泥河榮花樹山東武家壩徐州曲頭集房村口則樁草檾麻柳梢宜兩年之備可也總之黃河要害以頭年下埽為次年之防一年積料為兩年之用事預則立陰雨無虞慎之哉往治河者以刻削工料為能以文移往返為事不知惜小費者妨大計操散權者無專功涓涓不塞遂成江河壞也久矣善治者二言以蔽之曰毋惜費毋掣肘

徐州參將營屬總河而總理督兩

直隸山東河南四省軍務皆始於隆慶四年一為護運一為聯絡中原也先是四省多盜一省擒之則逃散三省兵權不一以故中原多盜且劫掠運艘輕齎歲饑則殺越而奪之糧往往見告矣乃以總河兼制之盜發則檄四省十二兵備會擒之隆慶末萬歷初盜亡得脫者自是衰息而又以山東管河副使兼濟寧兵備屬兵一千徐州參將正二三四月運盛行則提徐州軍壯八百名駐於徐以護運為左哨五六七八月提歸德卒

一千駐扵商丘以備高秫之匿盜者為右哨九十十一十二月提宿州卒七百駐扵宿以右控河南左制江北為中軍盜小發則分營三擒之大發則合營總擒之而十二兵備之兵雖顈翼扵西徐揚振扵南濟沂犄扵東濟曹臨天大名之兵角扵北數千里嚮應葢朝廷有深意矣　總理經費歲用六百餘金併輿皂門快金鼓軍民諸役餼食舊偏累濟寧萬歷元年如各邊軍門例派之四省濟民力紓矣經費僅六百餘金可謂儉矣後之人

其能之否乎行水之法治有餘先下流治不足先上源　諺云胸有全河而後能治河又云以圖御者不盡馬之情夫圖猶不盡矣況無圖乎余故令善圖者秉傳一自孟津二千里達於海口圖之命曰黄河圖一自張家灣二千八百里達於瓜儀命曰漕河圖皆州載而縣紀之渠識而灣書之且布沿革之故於上端勒石於總河之四思堂後來者按之其以為全河乎其以為圖御乎　黄河會計預備河患皆以十月至來年

十月止在山東兖州東昌在河南開封歸徳在直隸大名鳳陽徐州邳州泗州俱係黄河先年及即今經行正道皆預料之有八埽曰靠山曰箱邊曰牛尾曰魚鱗曰龍口曰土牛曰截河曰逼水有四隄曰遥曰徧曰曲曰直　黄河四隄今治水者多重遥直而輕徧曲不知遥者利於守隄而不利於深河徧者利於深河而不利於守隄曲者多費而東河則便直者省費而東河則不便故太遥則水漫流而河身必墊太

直則水溢洲而河身必淤四者之用有權存焉變而通之存乎人也　治黄河之淺者舊制列方舟數百如牆而以五齒爬杏葉杓疏底淤乘急流衝去之效莫覩也上疏則下積此深則彼淤奈何以人力勝黄河哉虞城生員獻策為余言以人治河不若以河治河也夫河性急借其性而役其力則可淺可深治在吾掌耳法曰如欲深北則南其隄而北自深如欲深南則北其隄而南自深如欲深中則南北隄兩束之

衝中堅焉而中自深此借其性而役其力也功當萬之於人又其始也假隄以使河之深其終也河深而任隄之毁余曰此深河之法也欲淺河以為洲法若何曰反用之耳其法為之固隄令漲可得而踰也漲衝之不去而又踰其頂漲落則隄復障急流使之别出而隄外水皆緩固隄之外悉淤為洲矣余試之為茶城之洲為徐邳之河無弗效者故曰以人治人以事處事以將選將以兵練兵　山東河南黄河之北

大隄若阜起修武迄沛縣之窰子頭綿亘五百餘里曰泰黄隄河人呼曰南老隄夫隄迄黄河北十餘里不呼北隄而呼南隄蓋先年河行泰黄隄之北始皇隄之南則泰黄固南隄也今河循銅瓦廂武家壩則又藉泰黄為障矣隆慶末復循曹單豐沛跨戚山華山為之縷水隄二百里是泰黄以縷水為膚縷水以泰黄為骨南北相峙犄角之勢也而又續窰子頭之大隄培戚華二山之縷水則魚沛可安枕而南陽至

黄家閘永無黄河侵陵之患矣　始皇隄二屹𡕒張范縣之中南北相距數里厚可三十丈崇可五六丈始皇築以象天之二河東人言起咸陽迄登萊一以障河之南徙一以為馳道從咸陽至東海求神仙輦馳南隄屬車馳北隄子路問津河亦湮之為隄焉今視之皆粉土所成東人呼始皇隄又云萬里隄葢萬古雄隄也傳曰為馳道之盛至於如此後世子孫曾不得蓬遶纍而托足焉今黄河乃穿隄南行三百里豈

徒子孫不得托足蓋河伯亦不得托身也已

萬恭治水筌蹄

行水金鑑卷二十七